

第一章 挾恩圖報浪蕩子

薄霧朝露，晨光熹微，天際泛起魚肚白，聖都城青灰的城牆漸漸清晰，慢慢顯現出厚重威嚴的風采，那一塊塊寸長相等的灰磚不知歷經多少風雨，見證多少王朝的興衰。

趕早進城的百姓們默默等候在城門外，一個個風塵僕僕，他們或是挑著籬筐或是牽著牛車或是背著竹簍，身上髮間全是薄霧積蘊的水氣，一雙雙眼睛望著高高的城牆，無一不是敬畏與嚮往。

時辰一到，緊閉的城門緩緩開啟，守城的士卒們一一盤查過後，他們才被允許進城，安靜一夜的京城漸漸甦醒，開始尋常而又熱鬧的一天。

城門分左右，右為入城口，左為出城口，入城處一派繁忙，出城處亦是人車擁擠。這時一輛不顯眼的馬車駛近，駕車的漢子一臉焦急，守衛上前盤問，漢子說自己在鄉下的叔父病危，他帶著母親和懷孕的妻子趕著去見老人家最後一面。

守衛掀開馬車簾子，果然見裡面坐著一位抹淚的老婦，還有一個躺著的大肚子婦人，老婦護著那小婦人，小婦人面黑有斑四肢纖細，看上去睡得極不舒服。

盤查無異後，守衛將這一家人放行。

馬車從城門駛出，出了直道後拐入鄉間小路，一路顛簸著越走越偏，近午時停在一處山腳下，那漢子四下望去，見此地空無一人，朝後面招呼一聲。

車上的老婦跳下來，動作不見一絲老態，那雙渾黃精明的眼環顧四周，和漢子對視一眼後又上了馬車，不一會將那小婦人扶下來，小婦人依舊是昏睡的模樣。

兩人沒有交談，似乎做過無數次一般，他們一個搬頭一個抬腳往山裡走去，直到林子深處才停下來。

漢子無比惋惜地瞅著地上的小婦人，黑斑密佈的臉泛著灰氣，細看之下五官卻極為精緻，寬大的荊裙鬆鬆垮垮，肚子大得突兀卻硬是能瞧出身段不錯。

他嚥了一下口水，遲疑地問老婦，「就這麼把人埋了？」

老婦瞪他一眼，「少打那些花花主意，那人可是說了不能節外生枝，兩百兩銀子夠你買好些個黃花大閨女了，你別給老娘惹事！」

「我……我就是覺得可惜，這麼標緻的姑娘咱們轉手賣掉，定能再得一大筆銀子。」

漢子訕笑著，趕緊收起自己的心思。

老婦陰陰冷笑，「咱們這一行也是有規矩的，壞了規矩就是自斷財路。」

漢子撇嘴，明顯心有不甘，「那些大戶人家的貴人們真狠心，這樣一個水靈靈的大姑娘說弄死就弄死，比我們還心狠手辣。」

他抬腳往外走，先是將馬車藏好，又取出一把鋤頭扛著往山裡去，可等他走到剛才的地方時卻不見老婦的人影，甚至連那扔在地上的小婦人也不見蹤影。

漢子本以為是自己記錯地方，找了幾圈也不見兩人的蹤影，不由得額頭冒出冷汗，好好的人總不會無緣無故消失，許是虧心事做得多，他難免有些怵鬼神之說，尤其是在這樣的深山老林……

突然，有什麼東西砸在他頭上，漢子一陣尖叫，待瞧清打中自己的是一顆松果之後，他抬頭望去，卻駭得險些癱倒在地。

只見那粗壯的松樹樹枝上斜坐著一名年約弱冠的男子，正神態從容地搖著摺扇，陽光從松針的間隙中溢出，灑在他面如冠玉的俊美容顏上，越發顯得他唇紅齒白眉目如畫，一雙鳳眼如琉璃正似笑非笑地俯視著。

此人生得一張無與倫比的好相貌，在漢子看來卻像是見了鬼，他顧不得多想，拔腿便往山外跑，沒跑出去多遠，感覺眼前一花，然後便見那樹上的男子飄然落在他面前。

風驚起落葉片片，縈繞在男子周圍，如此身手似鬼魅一般，尤其此人一身白衣，又生得不像凡人，更是平添幾分詭異。

「你……你是人是鬼？」漢子後退幾步，險些摔倒。

男子狹長的鳳眼浮起幾許譏諷，「本公子如此玉樹臨風，怎麼可能是鬼？」

漢子也算是見過一些世面，聞言穩穩心神道：「我勸公子還是少管閒事，與人為善的好。」

「好說好說，我這人最喜歡與人為善，也最愛打抱不平，你若是做善事，本公子自然不會阻攔，不過你若是想害人，本公子不能不管。」男子笑得一派風流，鳳眼往旁邊看去。

漢子順著這人的目光，看到不遠處山石後面露出來一雙灰色的布鞋，那布鞋應是太大了，剛好掛在小巧的腳上。

「既然我們的事已被公子識破，我也不是不懂規矩的人，見者有分，若是公子不嫌棄，我願與公子平分好處。」漢子隱去眼底的凶光，眼睛骨碌碌轉了幾下。

「你不願說，也罷。」男子收起摺扇，塞進腰間。

漢子大喜，以為這人同意自己的提議，雖肉痛那些銀子，但破財消災的道理他還是懂的，漢子還想再說什麼，便感覺一道勁風襲來，眼前一黑直直倒在地上。

男子上前踢了幾腳，鳳眼中盡是嫌棄。

山間葉影斑駁，不時傳來幾聲鳥叫蟲鳴，寂靜之中，唯能聽見人踩在積年落葉上發出的聲音。

他一步步朝旁邊走去，蹲在那小婦人面前，從懷中取出一方潔白的絹帕輕輕擦拭著小婦人的臉，不多會功夫，小婦人臉上的黑斑褪去，現出白如細瓷般的真容，竟是一位正值妙齡的少女。

緊接著他又拿出一個瓷瓶，打開後放在少女的鼻下，少女捲翹的睫毛輕顫，緩緩睜開眼睛，那一雙眸子似霧氣氤氳的清泉，待霧氣散去後才逐漸清明。

蘇離作了一個很長的夢，夢中的一切真實而又遙遠，她迷茫地睜開眼，映入眼簾的是被樹葉交錯遮擋的天空，還有一張陌生男人的臉。

男人疏離地笑看著她，狹長的鳳眼像激灑的湖水，明明瞧著澄清見底，卻有著難以丈量的幽深。

「醒了？」他的聲音很好聽，尾音悠長，帶著幾分漫不經心。

蘇離撐著雙手坐起，只感覺自己的腦袋昏沉得厲害，看到地上的老婦與漢子時，她立馬明白自己的處境。

「是你救了我？」她問那男子。

男子點頭，鳳眼暗含戲謔，「此地還有別人嗎？」

林中靜謐，氤氳著老林獨有的枯腐氣息，他取出摺扇閒適地搖起來，這模樣彷彿不是在雜木滋生的密林深處，反倒像是在鳥語花香的園中賞景。

「若不是本公子出手，只怕妳已被那兩人活埋了。」

蘇離心下一凜，她記得自己暈倒之前聞到一股濃烈的香氣，這些人必是知道自己懂一些醫術，所以藥量下得極大，意識消失之前，她還以為是有人想壞她名節，或是將她賣進大山，沒想到竟是要活埋她。

「多謝公子，日後定當重謝。」

「謝就不必了，畢竟是救命之恩，區區錢財豈能還清。」

這話的意思難道是有更大的企圖？

蘇離認真看向眼前的男子，他穿著一身滾銀邊的白色錦袍，隨著他搖扇的動作，袖口處一截內衫若隱若現，那灰撲撲的顏色，還有那不用細摸也知道粗硬紋路，一看就知是最低等的料子。

她心下了然，此人外表看似光鮮，內裡卻是窮困，應是一個好面子的人，到底是自己的救命恩人，縱然是挾恩圖報也能接受。

「依公子之見，此恩如何能還？」

男人鳳眼眯起，上上下下地打量著她，眼神放肆大膽，像打量一件待價而沽的貨物。

眼前的少女小臉蒼白，光影之下白得幾乎透明，眸似清泉唇如櫻果，小巧的鼻子秀氣挺翹，美得純粹靈動，彷彿是山間靈氣滋養而生的精靈。

此女無疑生得極美，美得無害而乖巧，只是一個養在閨中的姑娘突遭這樣的事，從醒來到現在既未尖叫也未有一絲一毫的驚慌，實在有些不合常理，明明瞧著是個柔弱可人似小兔子般的少女，偏偏眼神平靜小臉嚴肅，莫名令人生出違和之感。他扯著唇角，語氣輕佻，「本公子家中還缺一位內人，不知姑娘可願意？」

居然想讓她以身相許！

蘇離望著他，目光不見羞赧與難堪，論長相這人是她見過最好看的，然而那鳳眼中的邪氣與不羈讓她有些不喜。

她在看男子的時候，男子的眼神亦是直勾勾地盯著她，氣氛瞬間變得詭異。

一聲不知名的鳥叫打破靜默，拖著長尾的大鳥從一棵樹撲梭著飛到另一棵大樹上，驚起幾片落葉，其中一片落在男人的摺扇上，扇面上寫著一個大大的謝字。

蘇離驀地想起眼前之人是誰。「……你可是我兄長時常提起的那位謝公子？」

男子鳳眼眯了眯，「妳兄長與妳提過本公子？」

蘇離聞言，心知自己猜測得沒錯，此人姓謝名讓，是聖都城有名的浪蕩子，她身在閨中也聽過對方不少荒唐事。

「我兄長曾經說過，謝公子雖名聲不佳，卻不失為一個正直之人，再者眼見為實耳聽為虛，外面的傳言多有偏差，他還說謝公子為人頗仗義，也極講義氣，是值得交往之人。」她這話是假，兄長從未在自己面前提及此人，更別說還是誇讚之辭。

謝讓的父親是百年世族謝家的旁支，謝家名望極高地位顯赫，可惜他不是嫡系也不是庶出，而是一個見不得光的私生子，自然是沒能入謝家的族譜，所以世人皆知他是謝家人，謝家人卻不承認他。

謝讓生母死得早，一直流落在外，養得一身惡習，吃喝嫖賭樣樣都沾，成日搖著一把兩面寫著謝字的紙扇到處顯擺自己的姓氏，生怕別人不知道他是謝家的子孫。所謂鼠蟻蛇蟲皆有路數，這人應該有一些本事，若不然也不可能把她救下，他再是為人不堪仍是她的救命恩人。

謝讓聽到她的誇讚，絲毫不覺受之有愧。「妳兄長說得極是，若不然我也不會勞心勞力為他奔走，好不容易才把妳救下，險些把自己的小命都搭了進去。我對你們兄妹這麼大的恩情，你們可不能賴帳。」

「謝公子放心，我們定會重謝。」蘇離應答著，一邊觀察著四周的環境，樹木參天枝葉繁密，落葉層層混著枯葉，一看就是人煙罕至的密林深處。

她後背一陣發涼，心知如果不是謝讓出手，自己恐怕就會無聲無息消失在世上，她眸光微寒，十指慢慢握成拳。

謝讓鳳眼流轉，說不出的冷豔，「蘇姑娘覺得自己的命值多少錢？」

蘇離心思立頓，一時無言，她望著眼前的男子，水眸凝結著複雜的情緒。

施恩圖報合情合理，她沒有賴帳的打算，可若是讓她給自己開價，又有些為難。許是看出她的為難，謝讓笑得邪肆，「提錢多俗氣，高了妳不願意，低了我不願意，還是以身相許吧，妳好我也好。」

蘇離小臉嚴肅，「除去以身相許，只要不違背道義，謝公子有什麼要求儘管提。」以身相許她不會考慮，其他的事情倒是可以商量。

謝讓笑得越發邪氣，「可我就缺女人。」

蘇離見他無賴，忍去心中不悅，道：「我聽聞謝公子紅顏知己不少，怕是不能專情一人，不如得了錢財，享盡齊人之福。」

「錢財有盡時，我怕……」

這是賴上她了。

蘇離不動聲色，「謝公子意欲如何，不妨直說。」

「如此，我就直言了。」謝讓笑意更深，露出一口白牙。「我想著娶了妳這麼一位美嬌娘，不僅長相出身拿得出手，嫁妝定然也是十分豐厚，日後不僅能幫我料理家務，還能月月給我銀子花，我既然對妳有救命之恩，往後讓妳養著也是理所應當。」

「謝公子想讓女人養？」蘇離錯愕，暗道此人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盤。

「有何不可？」謝讓手裡的摺扇搖啊搖，鳳眼彎彎，「本公子生得這般貌美如花，讓人養著怎麼了？」

蘇離一時不知如何反駁，以此人的長相，讓人養著確實不過分，不過想吃軟飯還這麼理直氣壯的，她兩世加起來還是頭一回見。

沒錯，她是兩世為人。

她自小比別人聰慧，幾乎是一出生便記事，以前她總覺得自己忘了什麼，腦中彷彿

佛有一處壁壘無法打破，時至今日她終於知道，原來她是一名胎穿者，前世今生她都叫蘇離，且長得也一般無二。

陽光透過林間的縫隙在山地上投下樹影，一片葉影在她臉上晃移，一時如花鈿，一時如暗記，她被籠罩在樹影中，細嗅著山林的氣息。

她的嗅覺比普通人靈敏許多，兩輩子都是如此，她聞出了青葉的香氣、樹脂的香氣，還有野果的香氣以及淡淡的藥香，那藥香極淡，若不仔細根本聞不出來。

「此事可否再議？畢竟婚姻之事，我一人說了不算，待我歸家後稟報父母，再給公子一個滿意的答覆，可好？」

救命之恩當湧泉相報，但以身相許絕無可能。

謝讓鳳眼越發眯得厲害，突然笑了，「我這人最是喜歡與人為善，方才是逗妳玩的，本公子堂堂男兒，豈會靠女子養活。」

蘇離秀眉輕蹙，琢磨他話裡的真假。

此人常年流連賭坊煙花之地，有輸到被人剝衣丟出賭坊的劣跡，還有一擲千金為花娘贖身的「壯舉」，他的人品沒有任何可信之處，如何能讓人相信他說的話。

謝讓又道：「之前我聽那兩人對話，說是有人出兩百兩銀子買妳的命，妳若真要報答，給我兩百兩銀子即可。」

蘇離垂眸，掩去眼底的情緒，低聲道：「我願加倍還之。」

「四百兩啊……」謝讓望天，「四這個字不太好聽，四四死死的不吉利，不如妳再加一倍，給我六百兩，此事就算是兩清。」

「好。」蘇離一口答應，同時心生一絲異樣，暗道這位謝公子可能並不似市井傳說的那樣不堪，或許他本性並不壞，只因自小生活的環境汙雜，這才養歪了性子。

「我略通醫術，謝公子日後若有不願向他人透露的隱疾，盡可來尋我。」

「妳這個小丫頭，虧我還救了妳的命，想不到妳竟然咒我？」謝讓做出一副怕怕的樣子，誇張地用扇子拍著自己的心口，「都說最毒婦人心，古人誠不欺我。」

「謝公子誤會了，我沒有別的意思。公子喜歡結交紅顏知己，時日一長難免會有力不從心之感，若是需要調理身體，我自是義不容辭。」

謝讓收起扇子，鳳眸複雜幽深，「看不出來妳小小年紀懂得還挺多。」

蘇離不是多管閒事的人，談及這些並沒有女兒家應有的嬌態，她看著眼前恣意俊美的男子，心情有些微妙。

此時的她不僅覺醒了上一世的記憶，還知道這一世是一本書。

謝讓在書中是聖都城百姓的日常談資，只不過死得極早，他的死因並不光彩，有人說是酒後癡狂至死，有人說是死在女人身上，總之無論生前還是死後，他的名聲都十分不堪。

「萬事都沒有自己的身體要緊，謝公子莫要諱疾忌醫。」她言語真誠，小臉嚴肅。謝讓哼了一聲，一副玩世不恭的樣子，「妳放心好了，本公子龍精虎猛力壯如牛，活個百歲不成問題，用不著妳一個小丫頭替我調理身體。」

既然別人不領情，蘇離也不強求，不過聽到小丫頭三個字，她表情淡淡地道：「我今年十七，謝公子應該比我大不了幾歲。」

謝讓一愣，然後低低笑起來，他的笑聲如古琴輕揚，悅耳中帶著幾分厚重與悠遠。

「說妳小妳就是小，人的年紀不是這麼個論法，妳看那些走獸飛鳥，明明來到世間不過幾個年頭，卻已是垂垂老矣。人之壽命有長有短，彼之壯年許是吾之暮年，有人朝生暮死，有人百歲無憂，不能一概而論之。」

這樣的話實在不像一個浪蕩子能說出來的，蘇離認真多看他兩眼，倒也沒有反駁。她不喜歡欠人情，救命之恩用六百兩銀子買斷是她占了便宜，既然對方不領情，她也不想多說什麼。

蘇離看向那老婦和漢子，兩人還沒有醒來。「他們怎麼辦？」

謝讓過去將那漢子踹醒。

漢子痛得罵娘，看清楚情形後立馬跪地求饒。「公子饒命……」

「老實交代，是誰指使你們這麼做的？」

「我說……我說……」漢子不敢心存僥倖，「是有人找上我們，許了兩百兩銀子讓我們擄了這位姑娘……」

「那人你們可認識？」

「不、不認識，她蒙著臉看不清長相，聽聲音是個上了年紀的婦人……對了，她的眉尾長著一顆肉痣。」

謝讓轉頭看向蘇離。

蘇離點頭，表示自己知道那是誰。

「公子，該說的我都說了，我們也是拿人錢財替人……」

謝讓一個手刀過去，漢子「咚」一聲倒地，他從不遠處扯來一堆藤條，將人捆得結結實實後往荊棘叢裡一扔。「是死是活，聽天由命。」

蘇離正欲起身，身體的笨拙讓她看到自己高高隆起的腹部，她眸中一片冰冷，伸手往衣服裡一探，將裡面塞著的破布包扯出來，隨手也往荊棘叢一扔。

謝讓瞧見她的動作，挑了挑眉。

她向那老婦走去，蹲下來在對方身上摸索，翻出一個藍布包，打開一看，布包裡有一支精美的金鑲玉髮簪並幾支珠花一只玉鐲，還有兩百兩銀票和一些碎銀，首飾都是她的，兩百兩銀票是她的買命錢。

謝讓見她把東西收好，眼神饒有興味。「我看妳挺聰明的，怎麼會中這樣的圈套？」

蘇離眼中升起寒意，這事確實是她大意。

昨夜中秋，聖都城內熱鬧非凡，她與兄長上街遊玩，遇到一位與家人走散的孩童，兄長心地良善，安撫孩童後決定送其回家。

她記得兄長交代的話在原地等著，誰知不知從哪裡突然跑出來一個高胖的醉漢，提著菜刀橫衝直撞見人就砍，行人驚慌避讓亂成一團，她和丫鬟巧果被人群沖散，混亂之中她遭人迷昏。

「人有失手，馬有亂蹄，不會再有下一次。」

「小小年紀還愛說大話。」謝讓失笑。

蘇離心下腹誹，她活了兩世，加起來年紀可不小。「我沒有說大話，我會治病，你如果真得了見不得人的病，我肯定能治。」

「妳真會治病？」謝讓鳳眼劃過一道暗芒。

蘇離點頭，「我從小學醫，尋常的病難不倒我。」她沒有吹牛，兩世她都是自小學醫。

謝讓鳳眸略深，「那妳說說花柳病怎麼治？」

蘇離脫口而出一個藥方，其中還有幾味蠍蟲等有毒之物。

「妳說的這個方子真能治花柳病？莫要人沒救好，反倒被毒死了。」謝讓笑道。

蘇離搖頭，「醫毒本是一家，藥能救人，毒也能救人，害人的不是毒，而是人心。你若得了花柳病，儘管來找我。」

謝讓眼神一變，很快又恢復如常，語氣帶著幾分輕怠，「妳可別咒我，本公子是長得花紅柳綠，但絕對不可能得那樣的病。看不出來妳小小年紀懂得還挺多。」

「你別小看人，更別小看女人。」蘇離語氣淡淡，辨不出喜怒。

用花紅柳綠來形容自己的男人她還真是第一回遇見。

「我可不敢小瞧妳，更不敢小瞧女人。」謝讓望向山林深處，鳳眼劃過一抹戾氣，他走過去將那老婦提起，狠狠往荊棘叢一扔。

深山老林的荊棘不知長了多久年，盤根錯節縱橫交織連綿成片，人落在叢底，從外面什麼也看不見。

他嫌棄地用自己的衣服擦手，「走吧，我留了記號給妳兄長，他應該在趕來的路上。」

兩人一起出山，初時蘇離走在前面，她隨手揀起一截樹枝開路，避開那些荊棘與帶刺的雜草，一番動作嫻熟尋常，半點不見閨閣女子的嬌氣。

謝讓走在後面，眼神深不可測。

蘇離腳上穿著不合腳的布鞋，走著走著一個不穩往前撲去，眼看著就要栽倒在樹叢中，一隻大手提著她的後襟將她拉回。

謝讓見她站穩，這才鬆開她。「還能不能走？」

「能走。」蘇離重新穿好鞋子，完全沒有尋常女子的扭捏。

「妳個小姑娘，看不出來還挺能吃苦。」謝讓說著繞到她身前開路。

他人高腿長，遇到荊棘處踩得平平整整，橫出來的枝桠也被他一一折斷，有他在前面開路，蘇離走起來順暢許多。

兩人出了山林後，謝讓牽出那漢子藏著的馬車，示意蘇離上去，蘇離沒有半分猶豫，拉了裙襬自己爬上去，動作當然算不上多雅觀，甚至可以稱得上粗魯。

他嘖嘖兩聲，鳳眼含笑。

蘇離不理會他，也用不著在他面前講究什麼世家姑娘的儀態，她靠在車壁上，閉目釐清腦子裡紛亂的記憶。

謝讓在前面駕車，調頭往聖都城駛去，半路上遇到沿著標記追來的蘇聞。

蘇聞一夜奔走，憔悴無比，俊朗的臉上盡是焦灼，在看到趕車的謝讓時，無神的目光中帶著希冀。

「謝兄！」

蘇離聽到自己兄長的聲音，掀開車簾輕喚，「哥哥。」

蘇聞一聽妹妹的聲音，激動地跑過來，看到完好無損的妹妹，顧不得還有外人在，也顧不得即使兄妹也要守禮，一把將妹妹抱住。

「妹妹，是哥哥對不起妳……妳若有個好歹，哥哥也不活了……」蘇聞哽咽到無法自抑。

沒人知道這一夜他經歷了什麼，自責後悔幾乎將他擊垮，如果不是他多管閒事，妹妹又怎麼會出事？

蘇離感覺到哥哥的顫抖，心下一聲歎息。

她拍著蘇聞的後背，不像是對待一個兄長，反倒像是安撫比自己年歲小的弟弟，「沒事了，沒事了，多虧謝公子及時趕到。」

蘇聞一聽，放開妹妹，憔悴的臉上泛起羞愧之色。

他胡亂一抹臉上的淚水，赧然地看向一邊的謝讓，拱手道：「謝兄，大恩大德沒齒難忘，日後我蘇聞這條命就是你的，赴湯蹈火在所不辭！」

「你我兄弟不必如此，你妹妹就是我妹妹。」謝讓笑得一派隨意，鳳眼卻是睨向蘇離。

蘇離心道此人之前還讓自己以身相許，這會卻說什麼妹妹不妹妹的，倒是會賣人情。

「哥哥，有什麼事回頭再說，祖母和父親母親必定焦急萬分，我們得趕緊回去。」

「對，對。」蘇聞又朝謝讓拱手，「我欠謝兄一條命，這輩子任憑謝兄差遣。」謝讓比蘇聞略高，聽到這話隨意地按了按蘇聞的肩膀，「區區小事何足掛齒，你妹妹此次受驚不小，你們先走。」

「那你……」

「我還有事，你們不用管我。」謝讓打開扇子又搖了起來，姿態風流恣意。

蘇聞感激無比，再三道謝後準備駕車離開。

蘇離已經坐回車內，這謝讓還算通曉世故，他必是知道自己名聲不好，讓有心人看見他們在一起定會傳出不好的流言，才不與他們一起回城。

她才如此想著，忽然聞到極淡的藥香，接著便聽到像是貼著車廂壁傳來的聲音。

「我這人最是喜歡積德行善，若是日後有人提及此事壞妳名聲，妳只管帶著妳的嫁妝嫁給我，我願意好事做到底、送佛送到西。」

聞言，蘇離翻了一個大大的白眼。

第二章 出手教訓許氏

馬車似箭一般飛馳入城，兄妹二人繞過榮歸侯府的正門，避人耳目從東南角的後門進了侯府，最先去的是侯爺夫人杜氏的院子。

杜氏坐在堂屋正中，手裡拿著一串佛珠念念有詞，她身邊坐著一位美豔的婦人，正是她的兒媳杜沉香，婆媳二人皆是一臉愁容與擔心。

聽到院子外面傳來動靜，杜氏倏地睜開眼。「滿兒！」

滿兒是蘇離的小名，她兩輩子都出生在小滿之日。

看著祖母慈祥的臉，她腦海中出現另一個身影，耳邊似乎也聽到另一個熟悉的呼喚——

「滿滿，滿滿。」

上一世父母雙雙亡故，她與外婆相依為命，外婆最愛這樣叫她。

這一世她有祖母，有父親母親還有哥哥，彷彿把上輩子所有的不圓滿全部補齊，然而在那本書中，這樣的圓滿不過是易散的雲煙。

「祖母！」她撲進杜氏懷裡，這個懷抱一如外婆的一樣溫暖。

蘇聞跪在地上，滿臉的愧疚，一聲聲自責不應該多管閒事，一遍遍地痛罵自己沒有保護好妹妹。

蘇離看到哥哥這個樣子，內心說不出來的難受，眼前的家人是真真實實的存在，縱然她覺醒上一世的記憶，也無法蓋過這一世與家人之間的感情，但他們好好的一家人，為什麼會是一本書裡寥寥幾句的存在？

而她在書中的存在更是只有一句話：被拐出京，生不見人，死不見屍。

蘇離緊抿著唇，眼底一片冰冷，祖母在自己出事後受不住打擊，不到一個月便去世，父親接連痛失至親，壓制多年的毒復發，也跟著走了，連一向好強的母親都沒能挺住，大病一場後追隨而去。

好好的一個家，只剩下哥哥一人。

書裡說哥哥一輩子活在痛苦自責中，變得性情陰鬱極為消沉，直到他遇到了女主，女主像一道光照亮他灰暗的人生，所以他的後半生全部奉獻給了女主。

她的哥哥正是書中的男配，一個為女主而活的可憐蟲。

「祖母，娘，都怪我……妳們打我吧！」蘇聞低著頭，雙拳緊握。

「你個傻子，誰讓你多事！」杜沉香氣得捶打他後背，打著打著自己哭起來，「我和你說過多少次，要護好妹妹，你怎麼能把她一人丟下！」

「娘，您別怪哥哥。」蘇離擋在蘇聞的身前，「這事不能怪他，別打了。」

杜沉香的心抽抽地疼，打在兒身疼在娘心，她哪裡不知道兒子有多疼愛女兒，她哪裡不知道他們兄妹感情有多好。

她抱著女兒，像抱著遺失的珍寶，哭得肝腸寸斷。「滿兒，回來就好，回來就好，別的事情不要去管，我和妳父親會養著妳，妳哥哥也不會不管妳。」

杜氏也跟著道：「妳娘說得對，無論發生什麼事情，妳要記得自己還有父母兄長。」

蘇離身上穿的不是昨天那身衣服，她知道母親和祖母怕是以為她經歷過不好的事，當下平復心情，將事情細說一番。

得知她沒有被欺辱，杜氏和杜沉香長鬆一口氣，可當聽到她說那些人收了兩百兩銀子想活埋她之後，婆媳二人皆是怒不可遏。

蘇聞先前急著回家，路上也沒機會詳問，此時知道事情的前因後果，恨得一拳捶在地上，猛地起身就要往外走。

「你去哪裡？」杜沉香一把拉住他，美目泛紅地問道。

蘇聞雙眼赤紅，「我去殺了他們！」

他口中的「他們」不是蘇家仇敵，而是同住一府的親人，之所以如此不睦形同水火，為的自然是那世襲罔替的爵位。

杜沉香氣得又打了他幾下。「你殺了他們也會把自己賠進去，如果出了事，你讓

我們怎麼活！」

蘇聞是大房唯一的男丁，若他出了事，豈不是正合那些人的心意。

蘇聞面露痛苦之色，「難道就這麼算了嗎？」

一陣沉默，氣氛沉重而悲涼。

蘇離想到書中的結局，內心宛如寒冰，他們一家人為何會落得那樣的下場，不就是因为擋了別人的路，人為權財死，哪顧血脈情，榮華富貴皆藏刀，殺的都是自己人。

「不能就這麼算了。」她堅定地說。

「對，不能就這麼算了。」杜沉香一抹眼淚，眼神無比堅定，「那些黑心爛肝的畜生，我去撕了他們！」

「沉香，妳不能這樣過去，她們不會承認的。」杜氏怕兒媳吃虧，趕緊出聲阻止。

「娘，我們忍了這麼多年，我實在是憋得難受。您放心，我已經想好理由了，前些日子那個洪嬾嬾來傳話，她一走我就發現屋子裡少了東西，不過是個手腳不乾淨的奴才，我就不信誰敢護著！」

她這麼一說，杜氏就放心了。

蘇離連忙道：「母親，我換身衣服和您一起去。」

杜沉香看了女兒一眼，點頭應下。

蘇離站在院子那棵木蘭樹下時，忽地生出恍若隔世之感，或許是冥冥之中的緣分，記得上輩子她和外婆住的小院裡也種了一棵木蘭。

她望著木蘭樹寬大的葉子，彷彿看到一個慈祥淡雅的女子含笑看著自己，她眸中湧出水氣，氤氳中聽到有人在喚自己。

「姑娘，姑娘！」

屋子裡衝出一個圓臉的丫頭，是她的大丫鬟巧果，巧果昨夜被人群衝散，回頭就找不到自家姑娘，嚇得一夜驚魂未定，那雙忐忑的眼睛在看到她身上的衣服時，立馬撲通一聲跪地上。

「奴婢該死……奴婢該死……」她全身抖個不停，眼眶都紅了。

蘇離輕輕一聲歎息，上前將她拉起，這樣的事與一個小丫鬟有什麼關係，那些人處心積慮算計她，沒有這一次還會有下一次，直到他們全家死絕。

「我沒事。」

巧果似乎不相信，咬著唇不敢哭出聲。

蘇離又是一聲歎息，道：「我真的沒事，有人救了我。」

巧果觀她神色，見她不似受到過不堪之事的模樣，略略安下心來，小心翼翼跟在自家姑娘身後，服侍她梳妝更衣。

打理完畢，蘇離去與杜沉香會合。

榮歸侯府分東西兩院，東院住著大房和杜氏，西院則住著二房三房四房以及榮歸

侯蘇洮，蘇洮和杜氏是結髮夫妻，多年來卻是分院而居。

杜氏出身大家，是澹州望族杜家的嫡長女，她嫁進侯府後極得公婆歡心，不到半年便懷了身孕。誰知她一懷孕，蘇洮立刻抬了寄居侯府的遠房表妹許氏為貴妾，此後再不踏足她的院子，那時她才知道丈夫和許氏早就暗定終身，公婆因為愧疚才會對她百般照顧。

她冷了心，將全部希望寄託在未出世的孩子身上，沒想到許氏心狠手辣，險些害她小產，婆婆一氣之下撒手人寰。

幾年後公公一死，蘇洮繼承爵位，他承爵之後的第一件事就是將許氏扶正。

正妻尚在，萬沒有妾室上位的道理，所以他用的是民間的兼祧之法，兼的是蘇氏旁支一個早夭無後的哥哥，此事讓整個榮歸侯府成為聖都城的笑話。

母女二人帶著一群婆子家丁殺到西院，直接闖進許氏的院子，杜沉香也不廢話，讓人綁了那洪嬾嬾，當場命人杖責二十。

許氏聞訊出來時，洪嬾嬾已經挨了好幾下。

「妳們這是做什麼？」許氏厲喝，保養得宜的臉上全是怒氣，不滿地瞪著杜沉香，「杜沉香，妳一個晚輩跑到長輩面前逞威風，簡直是目無尊長！」

杜沉香美目含譏，嘲弄地睨著她，「哪裡來的尊長，我怎麼沒看到？妳說我是該稱呼妳為伯母，還是該叫妳許姨娘？」

「妳……」許氏氣得倒仰，「我是妳的長輩！」

「如果妳承認自己是我們侯府的遠房伯母，確實勉強算得上是長輩，但妳別忘了這是什麼地方，我們侯府豈能容一個旁支倚老賣老自稱尊長！妳若自認是我們侯府的人，那妳不過是個姨娘，奴不奴主不主的，有什麼資格當我的長輩！」杜沉香句句都在戳許氏的痛處。

許氏臉色發青，氣得渾身發抖。

這時一個婆子呈上一支金簪，向杜沉香稟道：「夫人，這是從洪嬾嬾身上搜到的。」杜沉香眼皮子不抬，嗯了一聲，「就是這支簪子，難怪一直找不到，原來真是被這奴才給偷摸了去。」

洪嬾嬾拚力抬頭，眉尾生著一顆老大的肉痣，「老夫人，奴婢是冤枉的……」

杜沉香喝道：「妳個狗奴才，睜大妳的眼睛好好看清楚，這裡哪有什麼老夫人，我們侯府的老夫人可不是誰都能冒充的！把這個狗奴才的嘴堵了，給我狠狠地打！」

許氏那叫一個氣啊，目光似淬了毒，她的視線一移，猛然看到杜沉香身後的蘇離，眼睛瞪得老大。

這個死丫頭怎麼會在這裡？

許氏驚愕之下，哪裡還顧得上洪嬾嬾，也總算明白今天這一齣是為哪般，自己的計畫已經被人識破了。

慌亂一瞬後，她很快恢復理智，東院的人知道又如何，正如十年前的那件事，他們明知道毒是她讓人下的，還不是找不到證據，只得自認倒楣。

這會子功夫，洪嬾嬾已被打得皮開肉綻暈死過去。

杜沉香命人收了手，撻了幾句狠話後帶著女兒揚長而去，完全不看許氏那張難看到極致的臉，更不理會探頭探腦的其他幾房人。

許氏氣不過，怒喝一聲，「站住！」

「許姨娘，妳身邊的下人手腳不乾淨，我好心替妳清理門戶，妳可別不知好歹。」

杜沉香慢慢轉身，美目泛冷。

「妳無緣無故打了我的人，還敢這麼對我說話，妳母親就是這麼教妳的？」許氏咬牙切齒，眼神像要吃人。

杜沉香是杜氏從外面揀回來的孤女，自小被杜氏養大。

「我母親怎麼教我的，還輪不到妳一個奴才來管。」

「妳……妳個有娘生沒娘教的野種——」

「啪！」

一聲清脆的響聲過後，許氏不敢相信地捂著自己的臉，「妳、妳敢打我？」

「我身為侯府的世子夫人，難道還不能打一個奴才？我有娘生有娘教，不像有些人沒臉沒皮爬男人的床，自甘下賤不要臉！」

許氏這下當真是氣狠了，她撲過來想打杜沉香，卻被蘇離一個反手抓住，她來不及痛罵出聲，便聽到蘇離冰冷的聲音。

「妳是不是很好奇，我為什麼會在這裡？」

「妳……妳是怎麼知道的？」許氏問的是蘇離為什麼會知道自己的計畫，還壞了自己的算計。

蘇離再靠近一些，聲音僅她們兩人能聽到。「我在大街上被人迷昏，一醒來卻是在侯府，妳可知是誰救了我？」

「誰？」許氏愕然，她倒要看看是哪個活得不耐煩的多事。

蘇離唇角泛起詭異的笑，「是曾祖母，是她救了我，她還說知道是誰害我，絕不會放過害我的人。」說完一把推開她，轉身隨著母親離開

許氏面上的血色瞬間不見，一張臉白得嚇人。

蘇離的曾祖母王氏，出身百年世家的武陵王家，許氏的母親是王氏的遠房表妹，當年許氏和母親投奔侯府，王氏對她們母女還算照顧，可自從見識過侯府的富貴後，許氏就生出不該有的心思。

王氏看出她的心思，不動聲色替兒子張羅婚事，並且打算給許氏找一個好歸宿，誰知許氏不願捨棄近在咫尺的榮華，裝病拖著不肯相看，更是在蘇洮與杜氏成親之後，瞅準機會與蘇洮成了好事。

自那以後，王氏對許氏徹底失望，尤其杜氏險些流產之後，王氏對她更是厭惡，如果不是許氏當時身懷有孕，只怕真被打殺了。

許氏恨王氏，恨她不願成全自己，如果不是她看不起自己，自己又怎麼會委屈為妾，縱然現在扶正，卻也不是侯府正經的主母。

但是在內心深處許氏又十分懼怕王氏，她比誰都清楚，若不是王氏死得早，她恐怕不可能活到現在。

蘇離的話勾起了她內心最深的回憶，她臉色青白交錯，一雙含毒帶怨的眼睛死死

盯著那對昂首遠去的母女。

同樣養在侯府，同樣寄人籬下，為什麼她被王氏處處針對，而杜沉香那個野種卻能名正言順地留在侯府，風風光光地嫁給侯府世子？

杜沉香帶著女兒回到東院，臨近自己的院子時，她美艷的臉上露出一絲猶豫。蘇離看出她的心思，道：「娘，我不會告訴爹的。」

「滿兒，娘不敢告訴他……娘怕他受不住，他熬了這麼多年，我真怕他熬不住了。」提到丈夫，杜沉香的眼神黯然許多。

她們推門進去，只見院子的木椅上坐著一個正在看書的中年男子，男子的模樣說是形銷骨立也不為過，瘦到脫相的臉上唯一生動的是那雙平靜如水的眼睛。

這人正是蘇離的父親，榮歸侯府世子蘇敬中。

蘇敬中十年前突中奇毒，多年來不良於行，曾經名滿聖都城的錦繡蘇郎早已不復當年的意氣風發，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容色枯槁的廢人。

看到自己的妻女後，他平靜的眸中漸漸生出濃濃深情，輕輕將書放在膝上，提了提蓋在膝上的薄毯。

「香兒，滿兒。」簡單的幾個字，他說起來卻是費足力氣，氣息也有些不穩。杜沉香心頭一酸，盡力掩飾自己的難過，小跑著過去幫他蓋好薄毯，「中哥，天氣有些涼，你怎麼不在屋裡歇著？」

「我睡得夠久了，到外面透透氣。」蘇敬中說完這句話，又是一陣喘氣。杜沉香紅了眼眶，十年來丈夫飽受餘毒折磨，從來沒有睡過一個好覺，最近更是疼得成宿睡不著，更別說睡夠了。

高神醫說，恐怕就是今年的事，讓他們多少有個準備……她緊緊握著丈夫瘦成枯柴般的手，強忍著不讓自己哭出聲來。

蘇敬中眼中全是不捨與眷戀，「香兒，妳別這樣，不過是遲早的事，好歹我也多活了十年，看著聞兒滿兒長大也該知足了。」

「我不管……你說會一直陪著我，你說你永遠不會離開我……」杜沉香再也忍不住，壓抑地哭泣著。「你一定會好起來的，我們肯定能找到解藥。」

蘇敬中寵溺地撫摸著妻子的頭髮，「妳都這麼大了，還像小時候一樣愛哭鼻子，滿兒還看著呢，妳也不怕女兒笑話。」

蘇離眼睛發澀，淚水不自覺滾落。

當年父親突然中毒，宮裡的太醫也是束手無策，如果不是高神醫用銀針將毒逼到膝蓋以下，恐怕父親早就毒發身亡，但是高神醫也只能做到這一步，這些年父親體內的餘毒全靠針灸壓制，她這一世的針灸之術就是和高神醫學的，為的就是方便每日替父親施針。

高神醫是民間神醫，她跟著學了個七七八八，算得上是對方的親傳弟子，兩人雖無師徒之名，卻有師徒之實。

最近她感覺針灸壓毒越來越吃力，也知道父親怕是到了油盡燈枯之時，而今她擁

有上輩子的記憶，更有外婆傾囊相授的技藝，她突然無比慶幸，如果不是經過生死一遭，她怕是到死都不知道上一世的事。

所謂福兮禍兮，她這一世沒死成，是否代表他們一家已經偏離原書的軌跡？

看到女兒準備給自己施針，蘇敬中眸光黯然。

他比誰都知道那一套針灸之術對他已經無用，不過他不想讓女兒知道，和往常一樣配合女兒施針。他瘦得太過厲害，兩條腿更是形如枯木，好在因著家人的精心照料，膝蓋以下只有輕微的萎縮。

這雙腿蘇離不知看過多少回，卻從沒有像今天這麼心酸，她握著銀針的手微微發抖，眼眶盈滿濕意，腦中是前世今生交錯的場景，耳邊似乎還能聽到外婆的諄諄教誨。

只一針下去，蘇敬中就看出女兒用的不是往常的針法，且動作更為嫻熟精準，行雲流水般將銀針扎進穴位之中。

「滿兒，妳這套針法是哪裡學的？」他問。

「無意間得到的。」蘇離扎下最後一針，這才抬起頭來認真地望著他，「爹，您相信我，我一定會治好您的。」

蘇敬中眼神柔和，心中越發不捨。他有慈愛的母親、青梅竹馬的嬌妻、懂事孝順的一雙兒女，他一點也不想死，他想給母親養老送終，想和妻子白頭到老，更想看到兒女成家生子。

可是他比誰都清楚自己的身體，他真的已經時日無多。「滿兒，生死有命，不能強求，有妳這樣的女兒，爹此生無憾。」

說話的功夫，他感覺膝蓋以下疼得越發厲害，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難以忍受，他雙手死死抓在椅子上，生怕讓妻女看出端倪。

蘇離看到他額頭的汗，道：「爹，您忍一忍。」

經年的毒已深入骨髓，要想逼出來絕非易事，那種像在撕扯著骨肉的疼堪比抽筋剝皮之痛。

杜沉香憂心又心疼，「滿兒，妳……」

她想說什麼又說不出來，滿兒是個孝順的孩子，如果不盡全力試一試恐怕也不會安心，既然如此，他們能做的也只有不留遺憾。

一刻鐘過後，蘇敬中已快撐不住，他感覺膝蓋以下疼得幾乎麻木，十個腳趾更是從紅腫到烏黑。

蘇離見時機已到，取出一根銀針扎進他的大腳趾正中，然後用力擠壓，烏黑的毒血冒出來，散發出腥臭的氣味，她將毒血擠進瓷瓶中，等十個腳趾逐一放完毒血之後，蘇敬中瘦弱的身體已經脫力。

杜沉香心疼得無法呼吸，抱著丈夫淚如雨下。

蘇聞不知何時進來，眼眶發紅雙拳緊握，極力忍耐自己的悲痛。

「哥哥，你抱父親回屋歇息。」蘇離擦著額頭的汗。

蘇聞輕而易舉將人抱了起來，小心翼翼朝屋內走去，杜沉香跟在後面小聲叮囑。

蘇離眼睛酸澀得厲害，她記得小時候父親抱著自己，母親牽著哥哥，一家四口每

日來往在去祖母院子的路上，那時候父親在她的眼裡如松柏一樣挺拔，是個豐神俊朗的美男子，那時的母親溫柔嬌美小鳥依人，說話都是輕聲細語，與現在潑辣剛烈的性子完全不同。

她走到屋外，舉目望天，日頭已經西沉，火球墜落之處紅霞漫天，像極了揉雜五顏六色的錦緞，折射出斑斕的色彩。

閉目凝神間，她聞到一股花香，從院子的東南角傳來，那處是父親精心打理的花圃，花圃裡爭奇鬥妍，紅黃粉紫的菊花開得燦爛。

她不去想前世今生是不是一場夢，也不理會什麼破書，更不管什麼女主男配，她所求不過是家人健康平安。

睜開眼時，她看到從屋內出來的蘇聞。

蘇聞小聲說父親睡著了，母親在裡面守著，他說這話的時候似悲似喜，悲的是父親受的折磨，喜的是父親睡得比以往都要沉。

「滿兒，妳老實告訴我，爹是不是……」他隱忍著情緒，聲音都在發顫。

他如今也不過十九歲，還是一個未及弱冠的少年，世人瞧著他們榮歸侯府富貴無邊，又有幾人知道內裡的齷齪與爭鬥，成長的環境註定他不可能像別的世家子弟一樣恣意張揚，他在同齡人當中是少有的沉穩寡言，心思也比一般人敏感。

蘇離直勾勾看著他，「我一定會治好他的。」

「真的能治好嗎？」蘇聞很想相信妹妹，可是連祖母都告訴他，爹怕是沒多少日子了。

「能。」蘇離語氣堅定。

杜沉香一出來就聽到兄妹二人的對話，她心跳得厲害，一把抓住女兒的手，美目中全是希冀與激動。

「滿兒，妳說的是真的嗎？妳真能治好妳爹？」

蘇離反握著她的手，語氣更加堅定，「我能。娘，您相信我，我一定會讓爹好起來。」

杜沉香嘴唇蠕動，女兒是什麼性子她最清楚，如果不是真的有把握，絕對不可能說出這樣的話來，「滿兒，妳……妳真的可以嗎？」

「娘，我可以的。」蘇離握緊她的手，「我無意間得了一個不為人知的高人留下的手筭，上面不僅有解毒的針法，還有一些解毒的方子。」

杜沉香不疑有他，這些年女兒為了給丈夫解毒四處搜尋醫書，或許真是老天垂憐他們，才讓女兒得了前人留下的東西。

「那高人真是活菩薩，如果能找到他的後人，我們定當重謝。」

蘇離聞言，淚水盈於眼眶。

外婆的後人就是她，上一世她三歲跟著外婆學認草藥，八歲學習古醫書都沒有記載的醫術，有些東西她以為不會有用到的一天，沒想到能在這一世派上用場。

這或許就是天意。

第三章 半夜埋「蘿蔔」

夜幕降臨，侯府各個院子漸起燈火。

西院正房內不時傳來罵聲和東西摔碎的聲音，外面的下人噤若寒蟬，沒有人敢進去觸許氏的霉頭。

若在平時，許氏動怒時還有洪嬾嬾在一旁勸解，但今日洪嬾嬾傷得太重，怕是十天半個月也下不了床，自然沒法過來侍候。

「侯爺來了沒有？」許氏怒喊著。

來報的婆子戰戰兢兢，「老夫人，侯爺說一個下人而已，打了也就打了，不值當大驚小怪。」

「妳說什麼？」許氏衝出來，面色猙獰。

那婆子嚇得雙腿一軟，跪在地上瑟瑟發抖。

許氏氣不過，一腳將人踹倒。「你們這些沒用的東西，傳個話都不會！妳去告訴侯爺，就說我被人氣得暈倒了。」

「老夫人，侯爺說他已經歇下，不許奴婢們再去打擾……」

「他……他竟然歇下了！」許氏牙齒磨得咯咯作響，一口老血堵在心間，嚥不下去吐不出來，噎得她直翻白眼。

她知道蘇洮不是真的歇下，而是在新納的姨娘屋子裡不肯過來，氣得又是一腳過去，在那婆子身上猛踹。

「賤人，都是賤人！」

「祖母！」一聲嬌呼讓許氏住手。

來人是許氏的嫡親孫女，二房的長女蘇蕊。

西院現在住著三房人，其中四房的蘇敬南是蘇洮其他妾室所生，二房的蘇敬北和三房的蘇敬東則都是許氏所出，兩個兒子中她偏疼二房，自然也更偏疼二房的孫輩。

此時的許氏在盛怒之中，其他人都不敢過來，只有蘇蕊這個最受寵的孫女敢靠近。蘇蕊長相端莊，是那種長輩們最喜歡的鵝蛋臉柳葉眉，還是世家夫人最喜歡的主母之相，許氏自己是妾室，扶正後也是名不正言不順，她心中無比羨慕那些端正體面的夫人們，打從內心深處不喜歡嬌媚的女子，所以其他的孫女長得再好，再是會嘴甜討她歡心，她還是最疼愛大孫女。

「祖母莫要生氣，身子要緊。」蘇蕊上前扶著她，一邊說著一邊將人扶進去。一進屋是滿地狼藉，屏風倒在地上，上面灑滿茶漬殘葉，椅凳東倒西歪，碎裂的瓷片和點心渣塊隨處可見。

蘇蕊將許氏扶進內室，替她按捏肩背。「今日之事孫女已經聽說，洪嬾嬾也是無妄之災，怪只怪大伯母欺人太甚。」

「那個賤人，她簡直是目無尊長！」許氏剛順一些的氣又堵上心口，「我好歹是她的長輩，她竟然敢在我的院子裡撒潑，還有那個小賤人，牙尖嘴利也不是個好東西。」

「他們東院向來與我們不和，二妹妹更是受大伯母的影響，她和我們不親近也是正常。」

「蕊兒，妳就是太懂事了，要是那個小賤人有妳一半知禮，祖母也不至於這麼生

氣。妳樣樣都不比她差，她不過是命好會投胎，若不然依她的品性，如何配得上顧家大公子。」

聞言，蘇蕊眼底瞬間蒙上一層寒霜，手上的動作卻是未停。

顧家和蘇家是世交，當年追隨開國皇帝元帝打江山，後來齊齊封侯，蘇家是榮歸侯，取自榮歸故里之意；顧家是錦鄉侯，意為衣錦還鄉，這樁親事是兩位老侯爺定下的，雖然沒有過明路，但兩家長輩都是認的。

顧大公子名顧彥，生得芝蘭玉樹，品性更是端方儒雅，他來過侯府幾次，那一身溫潤氣質與雅致舉止引得幾房姑娘爭相偷看，為此鬧出不少笑話。

蘇蕊垂眸，道：「親事是曾祖父在世時定下的，配不配得上都是作數的。」

許氏冷哼一聲，「倒也未必，如果顧家真滿意這門親事，為何遲遲不過明路？依我看他們是嫌棄東院那個殘廢，不願和他們結親。親事是顧蘇兩家的，論起長幼有序也輪不到那個小賤人，如果妳爹是世子，這門親事就是妳的。」

蘇蕊心下一動，面上卻是裝模作樣，「祖母，我知道您疼我，可是大伯還在，二妹妹也好好的，這事不可再提。」

許氏又是一聲冷哼，東院那個殘廢怕是快死了，拖了這些年也是不容易，至於那個小賤人，她就不信對付不了。

她面色陰沉不定，燈火之下越發恐怖，蘇蕊假裝沒看見，依舊力量適中地替她捏著肩。

許氏舒服地眯起眼睛，心頭的怒氣散了大半，困意慢慢升起，臨睡去之前，她還想著與顧家那門親事，打定主意無論如何也要搶過來。

圓月從樹梢漸上中天，清冷的月光籠罩著大地，喧鬧的院子早已歸於寂靜，守夜的下人們也時不時打著盹。

一道黑影悄悄靠近，拿著什麼東西在門外守夜人的面前晃了晃，守夜人眼皮都沒睜開，從半睡半醒間直接進入沉睡之中。

黑影輕輕推門進去，用同樣的手段對付裡面守夜的下人，然後拿那東西捂著許氏的口鼻，過了一會才放開，做完這一切，黑影收起東西，扛著許氏往外走。

月光照在黑影的臉上，在那一張瑩白的小臉上暈出玉一般的光華，正是本該已經上床睡覺的蘇離。

好在許氏不胖，蘇離扛著也不算太吃力，她將人扛到一處假山後，取出銀針在對方身上一通猛扎，扎完之後把人扔進事先挖好的土坑中，接著開始填土，讓許氏除去腦袋在外面，整個身體都被埋得嚴嚴實實，末了蘇離還用力踩了幾下夯實。她蹲在許氏面前，藉著月色看著對方那張保養得宜的臉，能把蘇洮迷得爹娘不認，許氏自然長得不差，但是在這樣的情形之下，再好看的人也只剩陰森詭異。

就是這麼一個女人，害得他們大房家破人亡。

在那本書裡，他們一家的身分完完全全被別人遺忘，世人只知道許氏は榮歸侯夫人，沒幾個人記得她的祖母，父親的位置也被許氏的兒子取代，至於侯府的嫡孫女也不是她蘇離，而是二房的蘇蕊。

銀針在她手裡閃著寒光，她險些沒忍住朝許氏的百合穴扎去，用盡力氣才克制住

衝動，她將銀針收起，朝許氏狠狠啐一口，正好啐在對方臉上。

「老白蓮，這麼喜歡活埋別人，也該讓妳嘗嘗被人活埋的滋味。」

忽然，她聞到一絲若有似無的熟悉藥香，眼神凌厲地朝假山看去。「謝公子既然來了，躲躲藏藏做什麼？」

話音一落，假山後傳來一聲輕笑，謝讓一身黑衣背手過來，夜風清拂他的髮絲，月光照亮了他的容顏，此時的他神祕俊美，有著悖於身分的矜貴。

「小丫頭還挺精明，妳怎麼知道我在？」那雙鳳眼在笑，眼底卻是探究。

小姑娘蹲在那裡，目光平靜小臉冰冷，一副生人勿近不想被人打擾的樣子，他左看右看都覺得她長相嬌美乖巧，像極溫馴可愛的小兔子，可是一接觸才知此女哪裡是什麼小兔子，分明是一隻小狐狸，而且還是長著尖牙的那種。

高牆大院的侯府後宅，沒想到會養出這樣一位女子。

他走近，略彎腰看著她，一雙鳳眼灼灼，在月色下似乎泛著綠光，那模樣像是猛獸悄無聲息在接近自己的獵物，行動優雅又敏捷。

被他這麼看著，蘇離覺得很不舒服。

「我猜的。」她拍著手上的泥站起來，面無表情地看著他。

「這也能猜到？」謝讓淡睨一眼埋在土裡的許氏，嘖嘖出聲，「妳說妳小小年紀，大半夜不睡覺跑出來埋人，膽子可真大。」

「比不上謝公子閒情雅致，深更半夜造訪我們侯府，不知道是想做梁上君子，還是想做採花賊？」

「妳這麼一說倒是提醒我了，如此良辰美景，不採花還真是可惜了。」

「謝公子，有些花能採，有些花不能採，你可要好好思量。」

「說的是，就怕有些帶刺的花，一個不好反搭進自己一條小命。不過俗話說得好，牡丹花下死，做鬼也風流。」

「謝公子想做鬼，我倒是可以成全你。」

謝讓搖著扇子望天，「本公子還未活夠，不想死。」

「不想死就安分點，免得當了花肥。」蘇離收起之前挖坑填土的傢伙，語氣淡淡卻滿是威脅。

「妳這丫頭，我好歹也是妳的救命恩人，妳怎麼能這麼對我。」謝讓做出傷心欲絕的樣子，鳳眸全是控訴。

「別再叫我小丫頭，我不喜歡。」蘇離心中毫無負罪感，她一掬額前的碎髮，冷著一張臉睨著他。

謝讓唇角微揚，感覺手心有些發癢，這小丫頭一定不知道自己板著小臉的模樣有多可笑，如同一個裝大人的孩子。

他聲音帶著一種說不出來的溫柔，像是在哄人，「我聽妳兄長說過妳小名叫滿兒，不如我叫妳滿兒妹妹如何？」

「不行。」蘇離斷然拒絕，他們可沒這麼熟。

謝讓聞言，作傷心狀捂著心口，「我可是妳的救命恩人，妳個沒良心的丫頭，虧得我一夜奔波救妳性命，妳居然這麼對我！」

蘇離不想理他，拿著東西就走。

「妳不讓我叫妳滿兒妹妹，那我叫妳滿滿如何？」

蘇離腳步微頓，這個稱呼遙遠而又親切，只有外婆會這麼叫她，外婆的聲音慈愛親和，帶給她無盡的溫暖，而謝讓的聲音低沉好聽，讓她有種說不出來的感覺。

「不許這麼叫我！」她狠狠瞪他。

「妳這個丫頭真難溝通，我就要叫妳滿滿。滿滿，妳說妳這脾氣哪個男人受得住，也就我不嫌棄，不僅救了妳的命還想著好人做到底，我說妳真的不再考慮一下以身相許……」謝讓話沒說完，便看見一把鐵鎚橫在面前。

蘇離用凍死人的目光看著他，輕輕晃著手中的鐵鎚，威脅的意思不言而喻——別以為是她的救命恩人就能為所欲為。

謝讓裝出害怕的樣子，假意退後一步。「滿滿，妳是不是想恩將仇報？」

「謝公子，你到底想做什麼？」蘇離真的生氣了，如果這個人不是自己的救命恩人，她現在就毒啞他。

謝讓將面前的鐵鎚移開，笑得一臉無辜，「不是說好給六百兩銀子，我左等右等也沒等到妳派人給我送去，我想著妳可能沒空，所以便自己上門來取。我怕白天被人瞧見不好，特意選在晚上掩人耳目，妳看我多善解人意，天下再也沒有像我這樣施恩不圖報又與人方便的人了。」

蘇離真是服了這人的一張嘴，黑的白的張口就來。

她收起鐵鎚，繼續往回走，到了院子讓他在外面等著，自己則進了屋子。不多時拿著幾張銀票出來，雙手遞到對方面前。

「這裡是八百兩。」

謝讓鳳眼一亮。

蘇離慢悠悠道：「六百兩銀子是你的酬金，另外兩百兩是我想託你買些東西，若是不夠我再補上，若有餘則歸你。」

謝讓眼中的亮光隱去，意味不明地看著她。「妳想買什麼？」

蘇離遞了一張單子過去，「這上面的東西，你看看能不能想辦法弄到？」

單子上寫了十來種東西，大半都是劇毒之物，確實不是市面上能見到的，其中有兩樣更是極為罕見，怕是很多人都沒聽過。

謝讓捏著單子，鳳眸乍現鋒芒，「妳要這些東西做什麼？」

蘇離望著西院的方向，「我是為自保，如果那些人再敢害我，我就給他們下毒。」

其實她沒有說實話，這些東西中是她自己有用，有一些則會用在父親身上，她想著謝讓常年與三教九流混在一起，或許能找到也不一定。

謝讓拿著單子翻來覆去，目光變得古怪起來，不知在想什麼，過了一會，他假裝不經意地問道：「會死人嗎？」

「會。」這上面的東西每一樣都能毒死人，蘇離沒什麼好隱瞞的，不過她接著又說：「但是我會做解藥。」

她的意思很明確，下毒是讓那些人吃苦頭，自己並不想真的毒死人。

謝讓似乎放心不少，又恢復成吊兒郎當的樣子，還帶著幾分邪氣，語氣更是輕佻。

「既然滿滿求我，我哪能不依。」

蘇離小臉一冷，這個人還真是正經不了多久。「如此，有勞謝公子。」

「好說好說。」謝讓把單子和銀票往懷裡一揣，「就算是上刀山下火海，我也會幫妳把東西弄到手，誰讓我們關係不一般。」

蘇離忽略他的嬉皮笑臉，真誠道謝，看來他確實是有些路子，此人或許並不簡單，只是這些都不是自己該在意的。

寅時過，露水生。

一聲驚恐淒厲的尖叫聲劃破夜的寂靜，緊接著是恐懼到顫抖的喊聲，那聲音自然是許氏發出來的，她是被凍醒的。

一睜眼看到天上的月亮，她還以為是自己眼花了，接著發覺自己動也不能動，整個人像蘿蔔一樣被埋在土裡，當下嚇得魂飛魄散。

「來人哪！救命……救命！」

聞聲而來的下人看到眼前情景，頭皮發麻的同時更擔心自己的小命，老夫人出了這樣的事，怕是院子裡侍候的都落不了好。

幾人七手八腳把人挖出來，許氏一時還顧不上罵人，因為她又怕又冷，隱約還感覺連骨頭縫都在發疼，等她被抬回屋子，一番沐浴清洗過後，那種鑽在骨縫裡的疼感還是沒有散去。

「快，快請大夫！」她心中驚疑不定，腦海中不停回想那個小賤人說過的話，不自覺記起多年前的往事。

她記得王氏臨終前口齒不清地罵她，說如果她敢攪得侯府不得安寧，就是做鬼也不會放過她，她越想越害怕，好端端的被人埋在外面，屋裡侍候的人竟然毫無察覺，難道真是有鬼作怪？

不，不是鬼，一定是那個小賤人！

她牙齒磨得咯咯作響，抬手就給了奉茶的丫鬟一巴掌，「沒用的奴才，統統該死！」丫鬟嚇得跪在地上求饒，被她一腳踢倒。

許氏衝著屋外大喊，「你們都是死人嗎？還不快去催，大夫怎麼還沒來？」

這些沒用的狗奴才，她一個也不會輕饒！

一刻鐘後，侯府的大夫匆匆趕到，一番切脈問診過後只說受了驚嚇，至於許氏的腿疼應是寒濕入骨，仔細調養即可。

許氏一聽這話安心不少，大夫走後便開始清理不中用的下人，打的打賣的賣，一時間院子裡哭天喊地好不熱鬧。

西院動靜不小，東院一早便得到消息，兩院水火不容由來已久，當然是各派耳目密切關注彼此。

蘇離一邊聽著丫鬟敘述，一邊前往父母的院子。此次對許氏略施小懲，西院那邊應該會安生幾日，她要趁著這些日子趕緊給父親解毒。

遠遠望見母親站在外面，看上去應該是哭過，眼中還有濕意，她加快腳步趕過去。

「娘。」

「滿兒，妳爹他……」杜沉香鼻頭髮酸，到嘴邊的話卻是說不出來。

昨夜丈夫終於睡了一個安穩覺，早上粥也多喝了半碗，世人常說人之將死迴光返照，這一天怕是真的到了。

蘇離急了，以為自己的解毒針法出了問題。「娘，爹怎麼了？」

「滿兒。」杜沉香深吸一口氣，勉強擠出笑意，道：「妳爹今天看上去精神不錯，妳進去和他說說話。」

蘇離點頭，昨日排去不少積毒，父親應該會感覺好一些。

蘇敬中正坐在窗邊看書，見妻女一起進來，微微笑了下，面露苦澀，想起不過一夜的光景，他竟感覺身體鬆快許多，可能真是大限將至。

他任由女兒給自己把脈，眸中泛起幾許心疼。女兒自小沉穩安靜，近兩日更是穩重勝從前，這些年為了給他解毒，女兒是何等執著，如果他走了，最傷心的就是這個孩子。

身為人子，他未能盡孝，反倒讓母親白髮人送黑髮人；身為人夫，他沒有實踐承諾，往後餘生不能常伴左右；身為人父，他對兒女虧欠太多，不能為他們遮風擋雨，他實在是心懷愧疚啊。

蘇離認真聽脈，心裡有數。「爹，您今日感覺如何？」

「爹好多了，多虧有妳。」

杜沉香咬著唇，不讓自己落淚。

蘇離取出銀針，「會一日比一日好的，不出七日，餘毒皆可清除。」

夫妻二人一聽，直接呆住了。

杜沉香呼吸急促，心跳快得像要蹦出胸腔，「滿兒，妳方才說什麼？」

「娘，我給爹施針放血，待七日後爹就能下地。」蘇離取出針包，展開來準備動手，她一心都在解毒上面，完全沒有注意到父母的表情。

蘇敬中原本早已放棄生的希望，猛一聽折磨自己十年的毒七天後就能解，他頓時激動到險些失態。

杜沉香緊緊抓著女兒的手，美目中全是不敢置信，「滿兒，妳爹的毒真的有解？」

「能。」蘇離目光堅定，「昨日第一次放毒，疼痛最重，這七天我會每天給爹放一次毒，那種疼也會一日輕過一日。」

「……不是迴光返照？」杜沉香終於問出心中的不安之處。

蘇離總算了然，原來是父親情況好轉被誤會是迴光返照，所以方才母親才會在外面哭。

她搖搖頭，「不是，久病才會有迴光返照，中毒只會毒發身亡。」

「對，對。」杜沉香恍然大悟，一時間又哭又笑，「我真是糊塗了，中毒之人何來迴光返照一說。」

她開心地抱住蘇離，「滿兒，滿兒，娘真是太開心、太開心了。爹娘何其有幸，能有妳這樣的女兒……」

蘇離聞言，瞬間湧起淚意，上一世她只有外婆，特別羨慕別人有父母，這一世她

享受著父母疼愛，該說幸運的是她。

蘇敬中看著抱在一起哭泣的妻女，枯瘦的手緊握成拳，如果有朝一日他真能好起來，必會拚盡全力護家人周全。

蘇離輕輕放開母親，道：「娘，別哭了。」

「我是高興，我是高興。」杜沉香擦著眼淚，美目水氣氤氳，說不出的嬌豔動人。蘇離挽起父親的褲腿，開始今日的施針放血，她看著毒血一滴滴滾進瓷瓶中，顏色比昨日略淺一些，腥臭味也稍稍淡了半分。

蘇敬中抓著椅子的扶手，心中有了希望之後，那刮骨剔肉般的疼似乎也不怎麼難以忍受，而且他明顯感覺這次的痛感比昨日輕了一些。

放毒過後，杜沉香這才想起什麼，道：「妳祖母還不知道，我……我等會去告訴她。」

「我記得小時候，我們一家四口總是會一起去祖母的院子裡陪她用飯，母親何不再多等幾日，待父親能下地，全家人一起去給她請安，也算是給她一個驚喜，如何？」蘇離微笑著道。

杜沉香一聽，連忙應下。「聽滿兒的，到時候給妳祖母一個驚喜。」

蘇敬中神情疲憊，眼中卻是一片溫柔。

十年了，曾經多少次午夜疼醒，他不是沒想過死，可是他放心不下自己的親人，生生忍到今日，天可憐見，他還能有站起來的那一天，還能有機會奉養母親照顧妻兒。

「滿兒，爹……」

「爹，我是您的女兒，這些都是我應該做的。」蘇離替他蓋好膝上的薄毯，「您好好歇著，不要多想。」

「好，爹聽妳的。」蘇敬中倦極閉眼。

杜沉香彎腰，無比自然地抱著丈夫回裡屋，她記得自己第一次抱起丈夫時，丈夫臉上的絕望灰敗與愧疚，她忘不了自己當時的心情，酸澀交加無以言喻。

望著他們的背影，蘇離的眸中已是一片水霧，他們不是書裡三言兩語概括的背景板，而是她的骨血至親。

解毒是第一步，後面還有復健期，光是施針排毒不夠，得配以外敷的藥膏和內服的湯藥，所以她準備出門一趟，去藥鋪買些藥材。

得知妹妹要出去，蘇聞說什麼也要跟著，他是真的怕了，那樣的事情他可不想再有下一回。

蘇離也由著他，兄妹二人共乘一輛馬車出府。

馬車途經一片巷子時，隱約聽到某處傳來女子的呼救聲，似乎還能聽到女子自稱是南山公府的姑娘。

蘇聞生性純良，最是一個憐憫弱小熱血大義的人，他聽到女子求救聲，下意識想跳出馬車去救，不想剛一動身便感覺衣袖被人拉住，只見自家妹妹小臉滿是害怕，

眼神流露出他從未見過的恐懼。

「哥哥，我害怕，你不要過去好不好？」

蘇聞僵著身體坐下，心中愧疚自責，感覺到妹妹緊緊抓著自己的衣服，似乎十分害怕，恨不得狠狠給自己一拳，他真是不長記性，吃過一次大虧還不夠。

滿兒本不是怯弱的性子，且比一般的姑娘都要沉穩，如果不是被劫之後驚嚇太過心有餘悸，又怎麼會怕成這般？

他逼自己不去聽那女子的呼救聲，雙拳緊緊握著。

蘇離在聽到那人自稱是南山公府的姑娘時，便猜中那女子的身分，那位應該就是書中的女主。

女主照亮了哥哥餘生的路，他也願意為之赴湯蹈火以命相護，為此不知有多少次陷入危難之中。

既然老天憐憫她，讓她逃過一劫，還讓她恢復上輩子的記憶，她絕對不會再讓他們一家人重複書中的結局，所以首當其衝便是遠離劇情，遠離書中的主要角色，尤其是女主。

「哥哥，你千萬別下去，我害怕。」她拉著兄長的衣服不放，「不過遇到這樣的事我們也不能不管，不如你讓至誠過去看看。」

至誠是蘇聞的隨從。

蘇聞一聽，心中自責的同時又鬆了一口氣。

蘇離看到他的樣子，心下一陣感慨，像哥哥這樣熱血且富有正義感的人，不可能對這樣的事視而不見，而她雖不想哥哥和女主扯上關係，卻不代表她會做一個冷血的人。

至誠領命而去，又很快折返，說是巷子口那邊有人出手，那姑娘已經得救。

那姑娘的身分一如蘇離猜的一樣，正是書中的女主，南山公府的庶女霍清音，而救下霍清音的人是錦鄉侯府的大公子顧彥。

聽到顧彥的名字，蘇聞下意識看向自己的妹妹，見妹妹表情如常，莫名有些為妹妹感到不平，長輩們定下的親事，按理說一切都應該水到渠成，可是錦鄉侯府這幾年隻字不提，和他們家更是鮮少走動……他拳頭緊了又緊，到底什麼也沒有說。蘇離對顧彥沒什麼感情，何況她知道顧彥是女主背後的男人，一個甘願默默為女主付出一切的癡情男二，她比誰都希望顧家不認親事。

「南山公府在城南，霍四姑娘一個姑娘家到城北做什麼？」她狀似疑惑問道。

蘇聞一聽，劍眉微皺，確實如此，城南城北相距甚遠，他還從未在這附近遇到過霍家人。

蘇離不等他回答，用慶幸的語氣道：「真是老天保佑，幸好她遇到顧大公子，若不然怕是要吃些苦頭。」

蘇聞聞言，眉頭皺得更深。